

[illegible]

爭奪西荒小
日

黎黃陂在天津對人說。「我遲早總要南下。以見得我去京是為直派所逼。並叫他們聽着國內各界歡迎我的名字」。啊！黃陂這話，未免糊塗了。他老先生不知道凡今日歡迎他老先生的人，大半是前日不歡迎他老先生的人嗎。今日所以歡迎他老先生的故，不是正因為他為直派所逼的嗎。他但曉得國內歡迎他。他還不知道連國外都歡迎他呢。日本芳澤公使，呈遞國書，不是首先標明「中國民衆黎大總統」的嗎。就這樣，我以為難堪個新從京津南下，特別歡迎」的商標，也大為過分罷了。但我們在商賈生意經不不研究，在前若干天，黎大總統才安席的時候，上海第一表示歡迎的，要算本世界。並有本報可證。雖不敢像書店說甚麼應權所有，但預約券可算已賣過若干張。凡我世界同業，不得在本小世界歡迎之前，將舊款歡迎了去。如必要表示歡迎，也得和本小世界撈起手來。熱鬧一下。恐未周知。特此廣告。

崑曲雜談

崑曲之格律。一、有句。有韻。有注。有襯板。有宜上三下四者。有宜十四視板者。爲衡。如七字句。有宜十四視板者。有宜上三下四者。此間分別。鄭莊板式。蓋上四下三句。如『錦瑟無端五十弦。其聲在無字五字絃字下。讀之如一句詩。若五十絃瑟平準。則板在十字錦字年字。而於華字下。用一截板。見得此句已完。故習曲者。常知句法。句法一亂。無從下板矣。桃花扇傳曲折。演賓客下。『破瓜碧玉佳期。唱拔歌。細馬嘶。轉頭嫵媚攜手。酒杯催罷。迎香。』配他公子千金體。年年不放阮郎歸。買宅桃葉春水。』此曲以文字論。固佳。惟配他公子千金體。句法應上三下四。割裂云。『反教人挂腸胆。』紫釵云。『遠倚候詞聲八面。』板式皆合。今若依律法。則子千金

就字律言之。則曲中句法。宜婉曲忌直致。宜蕩斃忌枯瘁。宜溜亮不宜艱。宜輕捷不宜堆疊。宜灑探宜觀艱。宜拙殺不宜雅馴。宜雅不宜激烈。宜細膩不宜粗率。宜芳潤不宜醜態。總之宜自然不宜生造。意常則造自新語。語常則倒換須奇。他人所造。我宜引避。他人所措。我則用巧。平仄調停。陰陽諧協。上下引帶。無所不宜。減一句不得。增一句不得。我本新語。而使人聞之。若是舊句。此言機熟。上此。我本生曲。而使人歌之。容易上口。此言音調也。一調之中。句句珠珠。毋令有市井語。毋令有歇囉語。上聲字謹慎用之。如一調低腔。在何宜處。則方可用。切勿隨他。』積以成章。自無疵病矣。

友朋調話記 姚賈愛

高有人替他做媒人。(小甲報其妹女士之通信)可惜他已經有了丫頭

友朋調謔記 姚賡愛

菊高有人替他做媒人。(小甲報其妹女士之通信) 可惜他已經有了丫頭

前集葛麗麗奪驪附馬而下欲援中尉出淤泥忍怨遠來國問諸
中尉聞山放蘇州女醫話說國探來接本話開議關
說國山放蘇州女醫話說國探來接本話開議關
緊要處起云日人近活現出秀機國探來接本話開議關
車奪悅其云日人近活現出秀機國探來接本話開議關
中尉因與女醫交業已茫然不解中尉夫人入室移時室之
頭財指以股友信交業已茫然不解中尉夫人入室移時室之
顧顏損已數年矣今來書達余結結赴海軍部回休成來
現此時中尉年方二十歲中尉夫人入室移時室之
放再說中尉與葛麗麗分袂後巴里哥日在葛麗麗時刻不離

共 三 十 本

● 書 明 說 ●

(集二十第) (集一十第)

潛行艇

● 書明說 ●

（第二十第） （第二十第）

放再說中尉與爲艦賊分袂核巴里哥日任海軍部何時刻不離

現此時中尉年已數十年來書達余結赴海軍部何時刻不離

頭面俱損以股友信交業已爲然不解人日辭史又

尉因與女文交業已爲然不解人日辭史又

取棄放其云日人波瑪已出此恩機兩連接本國實

緊要於云日人波瑪已出此恩機兩連接本國實

國理放落如女上線爾言我匪偵者時目時於農人迫

國理放落如女上線爾言我匪偵者時目時於農人迫

鯉
鰕
風
花
夢
(七)
蕭
引
樓
主

第七回 款段出都門 官南下 豪華遍香國 三十西來

尚喜笑道。又不是考場裏遇到了無情搭檔。那纔是難以措詞。今天這事。來。來。來。一句話。叫做機不可失。四個字。就包刮盡了。說完這話。哈哈大笑。這一笑。把叔伯的靈機觸動。暗想算。即可算得機不可失。祇差半。差。千里。還。還是細心些。多籌劃一回的好。故而依然正色的回答道。祖。父。年。性。不容孫兒澈底澄清。想個明白。硬逼着要今天答覆。孫兒祇好使出。幾。幾。幾。野性。直捷痛快。回答不顧兩個字。不然。容孫兒這一晝夜的考慮。到明天這時候。或者有個答覆。使您老人家滿意。尙喜聽了。因為平日。最。最。最。愛情的。所以不忍過拂小輩的心意。祇得哄哄說道。也好。容你這。這。這。孩子。今晚仔細想個明白。再回我的話吧。這張邱少。留在此地。你。你。你。一看。說完這話。又叮嚀了好一回。纔慢慢底踱出去。叔伯送了祖父出。公。公。公。書房。回進來。又教一辭。二十四回不高興。都堆在臉上。軟洋底向。松。松。松。林山下。默默無言。望着窗外幾枝松竹的影兒。足足呆了半句鐘光。忽然像驚聞雷聲似的。驀然立起身來。頓了頓足。說着一個「罷」了。恰巧此時圍進一個人來。沒有別的話說。一見面。衝着就是一聲恭喜。叔伯停睛一看。

風
涼
話

天熱得受不了。不獨打仗的軍人難受。就是處充軍般的政客議員們也不好受呀。我以為連着各報館裏記者先生。天天評論軍的。說上許多痛不欲生的話。也未見得就好看。所以在這個大暑的時候。總宜發幾陣向風涼話。聽的人固然衛生。說的人也偷不少的涼。但是要說風涼話。必得先有風涼地方。讓諸位把腦筋清快一下。說出來的話。才不含有熱質分子。譬如本小報。即便無心說風涼話。那話。也就沒有煩躁的質點了。諸君看第二天報上發表的東西。究竟比平日風涼幾何。到那時候。怕的大家都要來這裏尋題目了。

老旦一角。實雲久死。雲甫亦日見頹唐。福山能戲雖多。惜難獨擔一角。富仙筋久走外江。不可為調。一母罵曹太有辭朝滑油山望兒樓游六

記唐蓮詩

神

恐此門角色。從此絕響矣。當連成弟子唐蓮詩。習老旦。頗受座客歡迎。綜記三四十年来老旦人才言之。浪老且宜為正角。如鈞金槍徐一母罵曹太有辭朝滑油山望兒樓游六

記唐連詩

獨搖一之。浪老且宜爲正角。如釣金龜徐母罵曹太石辭朝滑油山望兒樓游六爲調。

說書拾遺

海天神廟之雪。鴛鴦棲之月。覺有一種恩仇之感。水亭之月。皆他人所寫不到者。

水語最善用規筆。景陽山之風。揭陽嶺之火。蜈蚣嶺之雪。皆他人所寫不到者。

大覺

余之重言申明章章

言申明章章

此。黃允。

海天弔日樓小説

市。蘿。聽。賊。牛。陽。生。負。很。宋。之。者。

水許最善用規竿。景陽山之風。揭陽嶺之火。蜈蚣嶺之月。皆他人所爲不到者。

山神廟之雪。鴛鴦樓之月。覺有一種恩仇之感。水亭之雪。城壕之雪。覺有一種平曠之感。同一雪也。同一月也。能寫出兩種情懷。是尤難已。具見筆力。

渡三難詩曰。海紅銀底月如眉。誰使閒園課女兒。放牀休乾乾夢夢。看書懶懶懶填詞。又曰。趁斜陽放學回。隔簾雙燕繫春愁。要求玉女留真跡。十日關成未放收。蓋修眉猶未本心。書窗點點。依紅紅燈語之例。邇來殊爲物役。請諸異日。當爲拈毫三日。一漫綺懷也。

野見馳言寫文素臣。能文能武。可稱爲開天闢地以來第一個奇男子。人每賞其出力寫文素臣處。然惟其過於出力。便失則文素臣身分矣。作者魄力甚大。後半部即見其才處。精采漸減。而所載詩詞簡札。竟不填讀。豈小說亦有別才歟。

章草允。自。此。萬。之。到。坡。時。刻。果。較。前。提。早。已。繪。畫。之。精。細。神。亦。異常。飽。滿。有。絲。毫。解。怠。之。意。者。成。云。黃。

歙浦潮拾遺

第六回 貴婦落風塵難開春色 好人工心計借箸代籌
 到家鄉。自己是個孤星。又沒什麼親照應。母親家雖然很好。是前番就爲了老的事。和嫡親母舅又開翻了。那麼就回去傍母舅。雖不見得把我趕出。然而總免不了嗟來食。反不如在此地做個少爺。不致掛官掛府。家鄉人多曉得。再者又抽上了鴉片的癮。回去沒有這些。便當抽煙。個人左想一個主見。右想一個念頭。宗旨沒有拿定。人又呵欠連連。癮癮來了。真比死都難熬。坐起身來。順手一摸。摸着一個鉢上開關。姑且把電燈開了一看。祇見櫃上擺好一副烟具。再開抽。鴉片煙燒好了一玻璃缸。放在裏頭。常言道。人窮志短。再加這烟絲纏住了身體。所以此刻別的不管。先過了癮再說。

秦文淵門人俞伯明醫家

要會議廳見
方自殺事聽見
遂乃問其故中
時已明月當
出從茲兩股
就輒往時適火
外心花怒
分險矣

寓小東門內梧桐弄內 五號
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

俞伯明醫士為素文園君之高足其家學淵源為海蘭先生之
文孫舜卿先生之胞姪今小東門梧桐弄內懸壺應世有年
壽人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今日冒昧叨病者幸勿交臂失之

介紹人 李平書 夏應堂 談伯仁
金百川 余伯陶 殷受國

雜沍類花記

老僕將將賊奪之銀，搜還秋蘋。秋蘋不特十元母銀歸來，且得子銀二萬。得子銀，遂得知。忽又聞兩入。刀刃以我不知而抵賴。凡其身有數十個，磨上即不粘其衣。爾來時，我等已早見。遂解。秋蘋念不如與之。願爲上。遂解與兩人。兩人接轡。復出利刃。一人執秋蘋手。一人將以刺其胸。秋蘋呼救。忽兩人皆先後倒。一老者至秋蘋前，擦大視秋蘋。大詫曰。爾男平手乎。秋蘋更駭。老者曰。爾勿駭。我看爾似於癩。秋蘋謝之。乃駕步新居。伺候喊呼聲以姑娘。及以火照。雖改裝。而秋蘋細述之。老僕曰。吾聞喊呼聲以姑娘。及以火照。雖改裝。而目與耳穿處。依然如故。合之聲音。必係姑娘無疑。遂述出該公子行。即請假歸家。秋蘋念喊呼乃爲我死而去耳。心之痛。不知若何。轉謂僕曰。翁誅賊何易。老僕曰。吾習習拳術。今老矣。無能爲。姑娘往懷中。尚有二千餘元。皆是叢山峽嶺。現在道路又多梗塞。無人作伴。萬不易行。今吾正往吾戚處。吾戚有女兒。昨因問古。意在東渡留。特愁無伴。不若暫爲之伴往日本。年餘歸國。再說法送姑娘歸家。娘以爲善否。秋蘋念。離思父母心切。而迢迢遠道。獨行實難。出都幾十里。已歷如許艱辛。心胆爲之震蕩。今若此。計亦良得。乃許之。老僕將將賊奪之銀，搜還秋蘋。秋蘋不特十元母銀歸來，且得子銀二

限所得兩萬餘

後錄書揭稿。周圍萬分之幸。而昨又有英莖挺秀。親持稿願訪之。年。詢姓氏。始知爲徐碧波君。則爲新斜氣歌。已於昨日刊出。於是社社健將。任本報撰述者。付過下數矣。

者向有無厭之求。敢爲同文告。橋先生。已蒙題字。而三程夫子識者雖請贈應聲小青。而明道則未置刑杖付梓。曾以函索題辭。明道謂。中令報之。久不得復。哀此謂。中令報之。久不得復。刊出。亦未見此詞之附錄。想爲老態人所決。議成參商之局。此則頗類吳中諸友。便向三種夫子

彭懷宣君。拉編輯「小說日報」一消閑」之除暇。爲本報撰一短篇。曰蕭小翠評。文情並發。足與從前禮拜六週刊中。瘦蘭轟擊合作之伊人。情節係從「畫堂春」連蘭窗遇見之美人動作篇名則已感矣。短篇。同此價值。良可貴也。將於明日始發刊。不致忽略矣。

說者。不報。先此申述。廉愛蘭佳小說者。不致忽略矣。

廿七號徐碧波「新斜氣歌」大著中。程應廉先生之贈字誤爲腰字。又同登洲名賢圖之贊字。未嘗印清楚。對於著作者。鑒愛蘭本報者。均非常抱歉。特再此期。以志我過。并向徐先生與讀者告罪。